

我算比较早关注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。元旦后不久,我开始注意到很多媒体报道,但每次看见“可防可控可治愈”“未发现人传人”等字眼时,又降低了我的警惕。直到发出“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”和“有限人传人”的消息时,我才紧张起来。1月18日,我从武昌“冒死”到汉口与朋友聚会(上车瞬间就有犹豫和担心),刚落座才知华南海鲜市场就坐落在离这不到一公里处。这一天也就成了后来计算我的潜伏期的一个重要起点。当时,我感觉汉口是危险区,武昌是比较安全的。两天后,钟南山宣布确认病毒能人传人。这才有些懊悔汉口之行,毕竟朋友相聚,来日方长。如果不幸被病毒感染,甚至传染给了我的家人或身边其他人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今年原定在武汉过年,正月初二回黄梅老家拜年。但由于钟南山的一句话,让我是否还回黄梅拜年变得不可确定了,一边是孩子和自己的健康,一边是家中老人的惦念,两者冲撞,着实为难,直到亲人们也建议我不要回黄梅才决定春节就窝在家里。1月22日下午,我从单位回家后,便不想再出门。1月23日(腊月二十九),武汉封城,我预感至少会持续半个多月甚至一个多月,于是立即戴口罩奔赴超市囤积食物。心中甚至在想,如果哪一天,鱼肉等年货弹尽粮绝,起码可以囤些面条甚至方便面再维持。结账时,只管付完款了事,扭头就走,没有一声言语。回家后,开玩笑似地对老婆说,武汉封城不知要多久,从今天起节约粮食,就当过年减肥。我习惯把事情往最不好的状况去想,是为了准备充分,从这天起,我就不愿出门。应该说,我是特别小心翼翼的,每一个决定都走在了前面一步。

武汉封城,网上一片恐慌,谣言传得满天飞,各种消息向我们袭来,重重地击打了每一个湖北人的自尊和自信,甚至有了人生迷梦的幻灭感。最初打算趁此机会,好好读几本书,写点文章,再陪大颂、小颂读一读

傍晚到楼下倒垃圾。以往这时小区里最热闹,现在门前冷落车马无。只有物业的两位大爷大妈还在打扫。他们居然没戴口罩。老年人防护意识弱啊。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口罩,只露两只眼睛在外面。

我跑到小区对面的药房打算再买点口罩。虽然是正月初三,形势又严峻,他家还在营业。走近店门口,门上是“口罩售罄”四个大字。我马上折回,骑上电瓶车去远点的大药房买。

大药房里排起了长龙。大家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口罩,看起来有点滑稽。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们被告知口罩卖完了。买到的喜气洋洋,没买到的垂头丧气,甚至有人还骂骂咧咧。有个小伙子,不怀好意地问,是真卖完了还是留着坐地涨价呀?这小子,头发染得黄黄的,还烫卷了,乱得像鸡窝一样。听他一问,好多人也跟着指责店员。店员小姑娘着急地否认,人群里还是议论纷纷。小姑娘带着哭腔说:“家里的口罩真卖完了,一只也没有了。我爸清早到厂里进货,到现在还没回来呢!”我想这些商家为了赚钱也是拼了。

我的封城笔记

眉睫



同心 苗青 摄

童话,尽快把这段日子打发了,等风头过去,就恢复正常生活。哪晓得形势日益紧迫,市内交通断绝,不能串门,周边县市告急,甚至省外都发布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。武汉已是一座围城,甚至比沦陷时期的北平管制更为严苛。到了晚上,武汉已成“鬼”城,没有行人,没有车辆。我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了,原来从医学上讲,我们还处于潜伏期,必须十四天后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健康。从法律上讲,我们必须居家观察,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行走的播毒者。这竟然是一种近似于“囚徒”的生活。再看看那些出离武汉和湖北的人,他们的遭遇更让人觉得可怜,成了无家可归、流落他乡的疫区难民。其实,我们大都是健康的,但在这种非常时期,湖北人都被当做了处于潜伏期的

病毒携带嫌疑分子。我没法看书,没法写作,日日龟缩家中,不敢出门,只能网上关注疫情,也无心与亲友联系,一连十多天,我的微信朋友圈每分每秒都是疫情信息。我过上了不知今天星期几、几月几号的生活,把自己紧紧地收起来,不与任何人联系,只是偷偷地阅读新闻和各种评论,到了凌晨还在关注,无法入睡。有时,我会在想,我的潜伏期过了吧?我已未出门一周,是不是表明一切安好?一周出门买一次菜,是不是潜伏期的起始日重新计算了?什么时候才能出门理发呢?等可以出门的时候,理发店门口是不是排起了一条长龙?即便出门扔一次垃圾,也要小心翼翼,全副武装,口罩、手套,一样不能少,总疑心周围都是病毒,回家就将衣服挂在阳台上吹,沐浴更衣

抢口罩的黄毛小子

魏海霞

有人惋惜:“早知道我也囤点口罩就好了,听说现在30元一个呢。”有人羡慕:“等他们家的口罩到了肯定也要涨价,三十元一只,一只赚二十元,一百只就赚两千,一千只就两万,哇,他们发大财了!”有人叹息:“现在能买到就不错了,看这形势啊,以后卖多贵还不好说哦。”

就在众人七嘴八舌时,一辆小货车停在门口。一个中年男子,下来打开货箱,全是口罩。人们围过来。男子喊:“大家排好队,不要抢,人人都能买到”。那个黄毛小子大声喊,“你是店主啊,你卖多少钱一个啊?”大家都着急地问。

店主笑着说:“让我喝口水,我这一天就吃了几块饼干,才抢来这些口罩,你说我该不该涨点价?”

有人说:“涨点价可以,但也不能太离谱吧?”那个男子接过他女儿

递来的茶杯,摘下口罩,“咕嘟咕嘟”一口气喝干了。

他戴好口罩,朗声说道:“我一分钱也不涨!但我有个要求,每人限购一包。”大家忍不住鼓起掌来。

有人调侃:“美人一包,丑人没有。”在大家的哈哈大笑中,连日来的阴霾好像也消散了不少。

很快要轮到我了。说好口罩限量每人一包,我前面的黄毛小子却和店员商量,想要多买几包。店员不肯,小伙子态度坚决,不买到手就不离开。看着他人高马大的样子,那一身黑衣,还带着黑色口罩,满头黄毛在风中竖起,他把住了柜台,别人也别想买了。

店员看这架势,为了不影响别人,只好卖给他四包。

小伙子哼着歌大摇大摆地离去。有人低声恨恨地说:“不知道哪里来的怪胎。”有人摇头:“看他这

后才安心。

病毒对我们的伤害是第一步,只是身体上的,而居家隔离的生活,对湖北人尤其武汉人的排挤,是精神上的摧残,对我们的心理有沉重的打击。这时,我想到了沦陷时期的北平。许多人不肯当汉奸,八年闭门不出,终日枯坐家中,而外有日寇横行,内有断粮之忧,怕也是这种“囚徒”心境吧。但这是八年,该有多么坚毅才能做到!我们并没有沦陷区那么凶险,也无关气节,但苟且偷生与岁月静好的分别,到这时才真正体会深刻。

1月29日,是我哭得最多的一天。这一天网上爆红了一首《武汉伢》。虽然我从不以武汉人自居,但有次回黄梅老家办事,县公安局又说我不是黄梅人!这时,我才重新思考我是哪里人。但我至今仍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武汉人,只是黄梅人,但听了《武汉伢》这首歌,还是哭了!听一遍,哭一遍。武汉不该有此一劫,但既然有了,就要好好证明自己。我心中默念:武汉一定会好起来的!湖北人被称作九头鸟,多是楚人后代。当年不服周的楚庄王,终于饮马黄河,问鼎中原。也是不服暴秦的楚人,发出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的强音。不服周,就是楚人顽强的抗争精神,至今成为湖北人的口头禅。楚人崇凤,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。武汉一定能行,湖北一定能行!

我坚信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!大概封城一周左右,心境趋于稳定,开始正视病毒,接受现实。看着白衣天使在一线抗疫、全国人民支援的消息,真是热血沸腾。“若有战,召必回,战必胜”是最响亮的集结号,中国人一定能战胜这个病毒。作为一名出版人,我也在思考,我们应该做些什么?这是一个罕见的非常时期,正是孕育优秀作品乃至伟大作品的环境,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来,为时代记录真相,致敬英雄,告慰亡灵,警钟长鸣,启迪后人。

我欲无言,其实才是我当下最真切的心境。这篇封城笔记原本也是不打算写的,那就此打住吧!

吊儿郎当的样子,哎!”

他彪悍跋扈的样子,我实在看不过眼,可又能怎么样?总有一些不讲道德,不讲理的人。唉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我只能摇摇头,无奈一笑,买了一包口罩就回家。

进了小区,我发现刚才买口罩的黄毛小子居然在我们小区。他正在为小区物业的那两个清洁工人发口罩呢!他依然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,说什么

“口罩一戴,福气常在;
回家洗手,钱财都有;
不吃野味,运势翻倍;
锻炼身体,开门见喜;
经常消毒,坏运消除;
老实宅家,来年必发;
鼠年大吉,幸福如意。”

大爷大妈哈哈大笑,顺从地戴上口罩。黄毛小子把剩下的口罩塞到他们手上,一人两包。大爷大妈推辞,他依然态度坚决。叮嘱大爷大妈,一定要戴口罩,为了自己健康,也为了别人安全。

他大摇大摆地从我跟前经过,摇头晃脑地吹着口哨。那一头黄毛还在风中舞动。那黄色已不再刺眼。